

2021年10月11日,著名作家、京剧评论家徐城北先生在北京去世,享年79岁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南京狗儿巷侧,经常听老作家、老报人李伟先生聊天。他是宜兴人,民国末年在《文汇报》服务过。他当时正在撰写关于曹聚仁、徐铸成的传记,也经常向我提及季鸾、王芸生、范长江、龚德柏等人。后来,我也写过一组报人旧影系列,被《中华新闻报》择用,兴趣徐铸成,也就此看了不少民国报人的资料。子冈写有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,她的丈夫徐盈写有《朱德将军在前线》,都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名篇。徐盈与子冈育有一儿一女,女儿叫徐东,儿子叫徐城北。

且先来说说徐城北的父母。出生于1912年的徐盈,是山东德州人,他原名徐德福,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。1938年,徐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任上海《大公报》记者、重庆《大公报》采访部主任。他采写的《朱德将军在前线》《战地总动员》等新闻报道,在当年影响广泛。1946年,徐盈返回北平后,从别人不太在意的杂报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,经过整理写出《北方工业》为题的一组通讯,深刻地分析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,揭示华北的资源 and 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。此后,他又连续发表《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》《水泥没有出路》《手工业玉碎记》《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》《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》《记越崎九出海关》等综述性通讯。1948年,他就写通讯《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》,从经济角度分析国民党蒋家王朝的崩溃瓦解,这也是在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新闻作品。1949年后,徐盈历任天津《进步日报》编委、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。20世纪80年代后,徐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,主持出版《工商经济丛刊》,留下了大量的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。1996年12月11日,徐盈在北京逝世,享年84岁。徐盈著有小说《战时边疆故事》《前山山》《前后方》等,还著有《抗战中的西北》《烽火十城》《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》《北平围城两月记》《朱德将军在前线》《战地总动员》等新闻作品集。

子冈,也称彭子冈,她出生于1914年,比徐盈小两岁,原名彭雪珍,苏州人。彭子冈在十三岁即开始写作,向《中学生》杂志投稿,为叶圣陶所赏识。她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,其作文《我的燕子》获得《中学生》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。三个月后,她又以《学校生活日记一则》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。此后她又三次参加《中学生》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,先后夺得亚军、冠军。她在1936年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,与徐盈一样,也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6年春,彭子冈在上海沈兹九主编的《妇女生活》杂志担任助理编辑,创意迭出,多有建树。她曾采访江西革命根据地,探访囚禁狱中的“七君子”,在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,发表新闻特写《伟大的伴送》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彭子冈撤退到武汉三镇,进入《大公报》,发表了大量通讯,当时后方新闻界有“四大名旦”之说,彭子冈在其中尤为耀眼。1945年8月,她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。这一期间,彭子冈还写出了大量感情真挚、敏感细腻、文笔俊逸、极富感染力的通讯、报告文学,如《官厅少年》《老邮工》《雪亮的眼睛》等。抗战胜利不久,内战烽烟又起,她任《大公报》驻北平记者,采写了《张家口漫步》等系列报道,最先生动具体地介绍塞外这一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此以前,她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生的“沈崇事件”和国际间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,都颇有影响,成为舆论焦点。1949年后,子冈先后任天津《进步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记者,1954年后任《旅行家》杂志主编。历

报人之后徐城北

王振羽



经磨难坎坷的子冈在1980年突患脑血栓,导致半身瘫痪,但病重期间,她在病榻上仍坚持口述《记者六题》,总结其从业经验。1988年1月9日,子冈逝世于北京,享年74岁。子冈的著作还有《苏旬短简》《彭子冈作品选》《时代的回声》《驰骋疆场的女战士》等。

说过徐城北父母,再说徐城北。20世纪90年代末期,在南京的湖南路与中央路交界处北侧,有一家书店,江苏美术出版社在此就其出版的《老城市》系列搞一活动。活动结束后,我应《扬子晚报》谢力之约,曾写一篇小文章,被他编发。文中大概有这样意思的话:最应该写好的是《老北京》,最不好写的是《老上海》,但写得最好的是《老南京》。为何这样说?因为老北京的资料太丰富,而上海的历史太短暂。当时如是说,是因为仅仅看到了徐城北的《老北京:帝都遗韵》,实在是觉得不够过瘾,有点欲言又止言犹未尽之感。此后,他又继续写了《老北京:巷陌民风》《老北京:变奏前门》等,也算是对第一本《老北京:帝都遗韵》的补充,被称作“《老北京》三部曲”。徐城北如此家世渊源,但因为其父母在一次运动中挨整靠边,也是吃了不少苦头。此后,他返回北京,做编剧,研究京剧与梅兰芳,则是后话了。

1942年的抗战时期,徐城北出生于山城重庆,当时的陪都。他笔名“塞外”“品戏斋”,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,曾求学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。他在新疆和河北工作过15年。“文革”十年间,他曾在全国游走22个省。徐城北出版《梅兰芳与20世纪》《京剧与中国文化》等各类著作共四十余册,其中,关于梅兰芳的著述有“梅兰芳三部曲”之说。

徐城北常与汪曾祺、金克木、沈从文、吴祖光、黄宗英等人交往。他撰写的《老北京》中,最为轻车熟路的是关于京剧尚梅程荀四大流派的文字,他对北京的前门、城南拿捏得尤其到位。他的父母曾向他谈到老舍抢救时的一些情况,都很有意思的细节。徐城北在书中不断提到姜德明主编的《北京乎》对他的影响,还有他们家与沈从文全家的来往,还有菜市场这个地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、时代风云。某年,陈凯歌导演电影《梅兰芳》,多人提到唐德刚关于梅兰芳的文字。实际上,唐德刚就梅兰芳着墨不多。对梅兰芳研究比较透彻的,应该还是徐城北。

徐城北的夫人叶稚珊,出生于1948年。她在陕北的安塞插队,在中原的太原县做过工,后来供职于盟盟中央的《群言》杂志社,著有《下午茶》《张家旧事》《沉默的金婚》等。叶稚珊的《张家旧事》是合肥张家四姊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口述,张家四姊妹即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,都各有成就。张允和是周有光的夫人。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。

《大公报》到明年就有120年的历史了,如今还在香港出版发行,大概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纸媒了。当年《大公报》的报人之后,也在逐步凋零。徐城北笔名“塞外”,也许与其在新疆的经历有关,也有可能与其夫人叶稚珊曾是安塞插队知青有点关联。前一段时间,看邱华栋的《北京传》,祝勇关于故宫的有关文字,又想起徐城北的《老北京》,就麻烦一位同事在仓库里翻找出来徐城北的《老北京》三部曲细读。如今,经常跟我提到徐城北的李伟先生也在去年的3月18日去世了。他原名李继绪,笔名韦木,是江南宜兴人,享年95岁。

满庭芳

第四九四六期

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

中国国家博物馆 著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43 许海峰赢了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,中国派团参加了赫尔辛基第15届夏季奥运会,第一次在奥运会场升起了五星红旗。但后来由于当时国际奥委会坚持的错误立场,中国奥委会为维护国家主权,于1958年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。直到1979年中国才恢复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。时间来到1984年,还是在洛杉矶,中国体育健儿的身影终于再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。这一年,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已经乘风破浪行驶了6个年头,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中国的国力早已不能同日而语。这一次,中国派出了前所未有的由353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,其中225名运动员参加16个大项的比赛。这是中国重回奥运大家庭后的首秀,因此备受瞩目。1984年7月28日,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,共有1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。29日9时05分,本届奥运会的第一个比赛项目——男子自选手枪60发慢射比赛在普拉多射击赛场正式开始。该项目当时还没有设立决赛,所有运动员必须在两个半小时内,分6组打完60发子弹,按总成绩高低决出胜负。37个国家和地区55名选手参加了此次角逐,虽然苏联和东欧一些传统射击强国缺席,但参赛的外国射击高手仍然不少。几乎没有欧美记者关注40号靶位上身着红色运动上衣的中国选手许海峰。

由于初次参加奥运会,许海峰边打边调整心态。前两组打得非常顺利,都是97环,第三组打到第8发时,打了一个8环,他自我感觉不太好,便到赛场门口休息了半个小时。返回赛场后他的状态依旧不算稳定,第三、四组都只打了93环,第五组状态有些回升,打出95环。打最后一组前,赛场上只剩下许海峰一个人了,吸引了后面所有观众和记者的注意力。众目睽睽之下,他的精力有些分散。第六组一开始接连几发环数都不高。于是他干脆坐下来休息片刻,以便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。倒计时还剩21分钟时,他再次起身,先空枪预习了4枪,待感觉好后重新装上子弹。决定性的最后3发子弹,前两发打了一个9环,一个10环。当许海峰还剩最后一枪时,场外所有的人都在凝神关注,因为瑞典名将已经打完,总成绩是565环。较量就在这最后一枪上。这发子弹,他几次举枪又放下,许久才击发,最后打出了9环!比赛结束后,由于当时还没有采用电子靶,等待人工计数的过程十分漫长。当裁判长宣布许海峰最终核定的成绩为566环时,本届奥运会的第一个冠军诞生了!另一名中国运动员王义夫获得第三名。

28 如意源于痒痒挠

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如意,作为一种物件,源于古人挠痒的工具。背痒,手不可及,以搔杖挠之,可如人意,感到舒适快意,所以雅称“如意”。搔杖因多以竹木削成人指爪状,故又称爪杖,也就是俗称的“痒痒挠”,或者叫“不求人”“搔手”。它替人搔痒痒能够恰到好处,尤其被老年人喜爱,因此又得到“老人乐”“老头儿乐”的别号。迄今为止发现的制作年代最早的如意实物,是1977年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的战国牙雕搔杖。它残长约40厘米,直柄,饰有三角云纹,杖首如一只指甲突出,屈指作抓痒状的手掌,上饰卷云纹,柄端雕一兽头。其形状与现在俗称的“痒痒挠”无异。如意具有“痒痒挠”功能保持了很多年。曾有记载,唐代书法家、诗人虞世南正在家里推敲诗句,忽然觉得背痒难忍,急忙抓起一柄犀如意往衣领里一插,抓抓搔搔一阵子,搔到了痒处,痛快是痛快了,可遗憾的是打断了构思,随口吟了一句:“妨吾律律半工夫!”沉吟片刻,自言自语说:“这倒不失为好句。”再如信奉佛教的唐明皇,有一天又要去功德院敬神礼佛,捐款施物,谁知路上背痒难熬,几个宫女连忙上前,伸出玉手直往“龙”背上摸,可就是挠不到痒处。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,陪侍一旁的金刚三藏从袖



红楼与中华名物谭

罗文华 著
知识产权出版社

中抽出一把七宝如意,唐明皇一见,连声高叫:“好,好,好!”前些年,从五代前蜀王建的墓葬里发现了一柄银如意,长45厘米,头部就是手,五指弯曲。东邻日本也有如意,就是唐朝时传过去的。日文将如意写作“孙の手”,一看这名称,就不难联想到如意的实用功能。“如意”之名,初见于晋代。在当时王嘉撰述的《拾遗记》中,涉及如意的文字有两段:吴主孙权见到潘夫人画像,非常高兴,以“虎魄如意”抚案即折;孙权之子孙和,“月下舞水精如意”。“虎魄”即“琥珀”,一种植物树脂的化石,性脆,硬度极低,摩擦带电;“水精”即“水晶”,一种呈六方柱状的石英石,性柔。“虎魄”和“水精”皆是制作搔杖的佳材,由此推论,王嘉在这里除了彰显帝王生活的奢侈外,也透露出一个信息:如意发展到此时,已不再仅仅是搔痒用具了。另据《晋书·王敦传》记载:“每酒后,辄魏武帝天又要去功德院敬神礼佛,捐款施物,谁知路上背痒难熬,几个宫女连忙上前,伸出玉手直往“龙”背上摸,可就是挠不到痒处。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,陪侍一旁的金刚三藏从袖



为子孙后代留下城市记忆

——读《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》

吴琼

门里晋益恒杨家的后代,以“抢救挖掘残存的天津明清宅门历史,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个城市的记忆”为写作动力,用十几年的时间实地考察,查阅文献资料,走访大宅门后人,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汇集起来。她抓住家族文化这个切入点,写出了明清时期天津盐商、粮商、典当商、海运商、酿酒商、绸布商、杂货商等37户大宅门落户天津的缘起,以及这些家族后来的兴衰,如东门里晋益恒杨家、蒲州王家、怡怡堂郭家、聚顺堂解氏、二道街景州店刘家、广茂居王家、老夫村龙震家、大狮子胡同粮商冯家、六百年股家、王襄家族、西头贺家楼后高家、亦政堂冯家、南小道子王家等等。在书中介绍了出自这些大宅门的文化先贤,如乾隆时期才子杨一崑,爱国诗人华长卿,诗人王莲

品、王仁安,旅行家金玉冈,书法家华世奎,画家王玉璋、金梦鱼,甲骨文专家王襄等,通过这些先贤的艺术风格、思想境界、人物性格及他们对天津文化的影响,丰富了该书的文化内涵。杨力女士还以女性独特的视角,运用大量描述大宅门内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婚俗、丧俗、民俗等生活细节的文字和百余幅老照片、老宅院图,将天津老城厢的宅门生活生动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从家族兴衰可以窥探时代面貌,《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》带领读者穿越时空,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沧桑变迁,感受其北方经济文化中心的内蕴,体会其包容性和地域文化特色,同时也为研究清代天津建筑风格留下可视化的资料,为研究明清天津人口迁徙、经济发展特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

津人谈书论画(十九)

王世镛与《稿诀集字》

章用秀

《稿诀集字》作者王世镛(1868—1933),字鲁生,号积铁子、积铁老人,因在族中排行第九,故自称王九。天津人。出身仕宦之家,自幼聪颖过人,禀赋极高,17岁时所作文章即能熔铸经史,兼擅天文、算学,闻名于乡人。后在科举考试中因他在策问、条对、天算均有过人之处,使主考官起疑,认为他是新党,遂遭贬抑。此后王世镛遂致力新学,不再应试科举,和当时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等常有往来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王世镛到陕西省兴安(今安康县)投奔做官的大哥王世瑛,闭门读书,隐居避世。王世镛学习书法十分刻苦,坚持临池三十年之久。其楷书取法《爨宝子》《爨龙颜》《石门铭》等碑,曾集大爨对联八百副,以备挥洒;其隶书学《石门颂》等汉碑,得其飘逸之气,此外他对陇南汉碑也多取法;其草草取法《月仪》《急就章》《出师颂》以及“二王”法书,并对早期法度较严的今草也同样致力甚深。著有《书说》《论草书今章之故》《王世镛先生翰墨》等。

《稿诀集字》意在订正前人《草诀百韵歌》。世镛原著有《增改草字诀》,其后加以删定,易为今名。歌诀凡108句,计1540字。系从《急就章》《月仪帖》《怀素千字文》《智永千字文》《出师颂》《三希堂法帖》《淳化阁帖》《十七帖》《书谱》等二十种草书字帖中辑录而成,其书兼收章草、今草,五字一句,有韵可读,便于记忆,伴有注解释文,说明字体变化规律,以及篆书、章草、今草的结构关系,对学习草书者指出正确途径,以免流落为“野狐禅”。原石刻现陈列于陕西汉中博物馆内,有拓本流行。《稿诀集字》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,甚为书家赞叹。当时,有个叫卓君庸的福建人,得到一套《稿诀集字》刻本。他将这套刻本去掉标题款识,用蓑衣裱重装成册,仍托旧藏明人所书,以珂罗版印行出售,并在名人题跋中,反诬王世镛将“晚明书书”“改易数字”遂窃为己有。王世镛闻知此情,非常气愤,却一时无法申辩。说来也巧,王有个侄婿叫周伯敏,周恰是于右任的外甥。一日,周将卓氏印本拿给舅舅于右任看。于细细观赏,但见书者行笔劲健,气势相连,凝重含蓄,且所言精当,竟爱不释手,连声叫绝。当他得知此实为王世镛所书而王又受诬莫辩时,即告周伯敏致书旁问,不久又电邀王世镛赴南京一晤。

王抵达南京,于相见恨晚,尽出所藏,供王研究。王也因此得以纵观近代新出土之汉晋竹木简流沙遗文,融之于笔端,使其书法更臻妙境。他曾于手书《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》,融汇古今,淋漓酣畅,为其生平力作。又为于手书《重定章草草诀歌》六章,稿成之日,叹曰:“持此足以报于公之知遇矣!”不久,“离奇章草案”真相大白,曾为卓氏印本题跋的几位名人,觉得当初有污王先生之名,深感不安。有人劝王世镛对卓氏提出诉讼,王笑曰:“此斯文之事,奈何对簿公堂,且如无此印本,我亦无缘得会于先生。”于深为王之高风大度所动,遂赋诗一首:“多君大度迈群伦,得毁翻欣赏鉴真。一段离奇章草案,都因爱古薄今人。”应该说,于、王的结识和交流,他们之间的相互砥砺、相互启迪,对中国的文字简化与改革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。

1933年11月4日,王世镛先生在南京病故,终年65岁。于右任将其葬在了南京牛首山,与名书家李瑞清(清道人)的墓地相邻。李是张大千的老师,王是于右任的好友。于失去他所推崇的知音和挚友深为痛悼,特作挽诗一首:“牛首晴云掩帝京,玉梅庵外万花迎。青山又伴王章武,一代书画两主盟。”章武是天津地域的古称,“王章武”点出了王世镛,也道出了王的家乡——天津。

秋雨后峰更秀,山岚吹来鸟啼鸣。龙泉洞深清几许,揽月亭高踏云层。一声雁阵飞天际,满目青山初转红。

雨中公乐亭

独乐寺外公乐亭,仆碑着雨细无声。等闲辨得先民字,依稀铭记苍生情。岸柳已老观鱼乐,荷稻吐翠知水澄。何处朗吟传诗韵,五子登科做山名。

读张伯苓先生《摆渡》

箭杆河边草青青,摆渡日月两岸明。风雨同舟见肝胆,艰难共济辨阴晴。渡口浪急知品性,堤方方晓大道行。乡愁一曲流传久,险滩过后秋水平。



秋来红(中国画) 季家松

129 儿女婚事

听到有人呼唤,张大妈微微睁开眼,嘴角动了动,声音沙哑地问:“你是谁?”大娟妈把嘴紧贴张大妈耳朵边,怕外面的敌人听见:“我是大娟的妈妈。”张大妈动了一下,问:“谁,大娟妈,你怎么在这儿?”大娟妈刚想回答,忽听门外有开锁声,随之进来一个盐警,送来两碗稀粥,盐警问大娟妈:“你认识她?”大娟妈没有犹豫:“认识。”盐警紧接着问:“她是谁?”大娟妈把头一抬:“穷人!”盐警听了嘿嘿一笑:“什么穷人不穷人的,我告诉你,她是个女共产党,姓张,大家都叫她张大妈。”说完,盐警出屋把门锁上了。大娟妈觉得这个盐警有些奇怪,他是来探听的,还是告诉信儿的呢?当她端过粥碗的时候,发现碗里比往日多了一块咸菜。晚上送饭的还是那个盐警,送来了两碗粥,一壶水,临走的时候,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,扔在了大娟妈面前,看了张大妈一眼,转身走了。等门锁好,大娟妈把这布包打开,原来是几粒粮食。大娟妈明白了,她忙把粥喝了,又给张大妈喂完了粥,把食盐放在碗里,化开,给张大妈洗擦伤口。在后半夜,张大妈清醒了不少,向大娟妈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张大妈被押到三水镇盐警大队部,两天没进行审问。第三天,去了个女人劝张大妈,让张大妈讲出盐民游击队的活动情况,三水镇共产党的埋伏地点。花言巧语,这个女人连哄带劝,结果张

大妈还是啥也没说。接着,雷紫剑亲自出马,仍是劝说无效,这才动了刑,张大妈在三水镇已经被关押4天了。后来把话说长了,大娟妈说自己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。张大妈问:“大娟妈多大?”“21岁了。”张大妈想起瑞祥今年也23岁了,这才提出两个孩子的亲事……大娟妈把在盐警队监狱里遇见张大妈的前前后后,对董满仓说了一遍,董满仓抽着旱烟,认真地听着。大娟妈最后问:“满仓,瑞祥去哪儿了,我怎么没有见到他?”董满仓含笑回答:“瑞祥去执行任务了。”大娟妈知道,所谓执行任务,就是去办重要的事,也就不好再问了,但作为父母,总要把儿女的事情挂在心上,她接着问:“你们俩儿给参谋参谋,大娟跟瑞祥合适吗?”董满仓点了点头,心想张大妈身受重刑,关在监狱里,还关着战士们的婚事。于是,他对大娟妈说:“大娟,你看如果行的话,再跟瑞祥说说,然后部队上再商量商量。”大娟妈高兴地说:“我看行。”董满仓知道,游击队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,大队长李志诚如今不也是单身吗?现在可不是想这个时候,等打完了蒋介石再说吧!有一件事,使董满仓感到意外,昨天突然接到情报,说李志诚大队长已经进了盐滩……

大妈还是啥也没说。接着,雷紫剑亲自出马,仍是劝说无效,这才动了刑,张大妈在三水镇已经被关押4天了。后来把话说长了,大娟妈说自己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。张大妈问:“大娟妈多大?”“21岁了。”张大妈想起瑞祥今年也23岁了,这才提出两个孩子的亲事……大娟妈把在盐警队监狱里遇见张大妈的前前后后,对董满仓说了一遍,董满仓抽着旱烟,认真地听着。大娟妈最后问:“满仓,瑞祥去哪儿了,我怎么没有见到他?”董满仓含笑回答:“瑞祥去执行任务了。”大娟妈知道,所谓执行任务,就是去办重要的事,也就不好再问了,但作为父母,总要把儿女的事情挂在心上,她接着问:“你们俩儿给参谋参谋,大娟跟瑞祥合适吗?”董满仓点了点头,心想张大妈身受重刑,关在监狱里,还关着战士们的婚事。于是,他对大娟妈说:“大娟,你看如果行的话,再跟瑞祥说说,然后部队上再商量商量。”大娟妈高兴地说:“我看行。”董满仓知道,游击队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,大队长李志诚如今不也是单身吗?现在可不是想这个时候,等打完了蒋介石再说吧!有一件事,使董满仓感到意外,昨天突然接到情报,说李志诚大队长已经进了盐滩……

大妈还是啥也没说。接着,雷紫剑亲自出马,仍是劝说无效,这才动了刑,张大妈在三水镇已经被关押4天了。后来把话说长了,大娟妈说自己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。张大妈问:“大娟妈多大?”“21岁了。”张大妈想起瑞祥今年也23岁了,这才提出两个孩子的亲事……大娟妈把在盐警队监狱里遇见张大妈的前前后后,对董满仓说了一遍,董满仓抽着旱烟,认真地听着。大娟妈最后问:“满仓,瑞祥去哪儿了,我怎么没有见到他?”董满仓含笑回答:“瑞祥去执行任务了。”大娟妈知道,所谓执行任务,就是去办重要的事,也就不好再问了,但作为父母,总要把儿女的事情挂在心上,她接着问:“你们俩儿给参谋参谋,大娟跟瑞祥合适吗?”董满仓点了点头,心想张大妈身受重刑,关在监狱里,还关着战士们的婚事。于是,他对大娟妈说:“大娟,你看如果行的话,再跟瑞祥说说,然后部队上再商量商量。”大娟妈高兴地说:“我看行。”董满仓知道,游击队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,大队长李志诚如今不也是单身吗?现在可不是想这个时候,等打完了蒋介石再说吧!有一件事,使董满仓感到意外,昨天突然接到情报,说李志诚大队长已经进了盐滩……